

本版编辑 赵秋玲

唐蕃古道

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受父皇之命,带着大批卫队、侍女、工匠、艺人和大量绸缎、典籍、医书、粮食等嫁妆,从长安迤迤西行,经甘肃,到青海,过日月山,经大河坝,到达黄河源头。为了保障公主一路顺风,唐太宗命沿途官府修路架桥,造船制筏,建筑佛堂,开辟通道。松赞干布则亲自率领满朝官员与大队人马迎亲于柏海(即今扎陵湖和鄂陵湖),并在此举行欢迎仪式。然后,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结伴而行,前往西藏完婚。

民国初期,进藏的马帮,走的就是这条唐蕃古道,大致路线是:从陕西省西安市出发,过咸阳,沿“丝绸之路”东段西行,越陇山,经甘肃天水、陇西、临至临夏,在炳灵寺或大河家渡黄河,进入青海民和官亭,经古鄯、乐都、西宁、湟源、登日月山,涉倒淌河,到恰卜恰(公主佛堂),然后经切吉草原、大河坝、温泉、花石峡、黄河沿,绕扎陵湖和鄂陵湖,翻巴颜喀拉山,过玉树清水河,西渡通天河,到结古巴塘,溯子曲河上至杂多,沿“入藏大道”,过当曲,越唐古拉山口、至西藏聂荣、那曲,最后到达拉萨。

各地大商号 都有自己的马帮

民国初期,无论是本地的商家、山陕商人;抑或藏商他们都看准了经营茶叶、皮毛、布匹有丰厚的利润。许多商号因之有了自己的马帮,赴云南、青海等地购茶。

茶是古代由内地传入西藏的最大的一宗商品。据考证,从唐至清在西藏包括青海、玉树的部分地区的市场上,销售的全是云南、湖北一带生产的边茶。由于茶叶在藏族生活中的特殊作用,于是便出现了凡藏族商者无茶不商的现象。而且有钱财和势力的商号都组织有自己的大马帮。

在青海马帮运输经营的茶马贸易的带动下,西北边地的经济日益发展,南来北往的商人在运输内地茶叶的同时,不仅带来生产、生活用品,丰富了人们的生活。更为重要的是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及思想观念。由此青海货物主要集散地湟源、多巴、西宁得到了很大发展。

历史上,西藏最负盛名的藏商是“三昌”,即“帮达昌”、“多昌”、“日升昌”。三昌中尤数“帮达昌”的买卖做得最大。茶叶是他们经营的主要商品。他们的马帮一上路,就是几百匹骡马,赶马的汉子人人佩枪,个个强壮剽悍,一路威风抖擞,土匪看到他们也会远远地躲开。马帮在通天河交汇的河滩上搭起帐篷,支起铜锅,熬茶做饭。在袅袅的炊烟下,剽悍的藏族脚夫有喂牲口的,有去河边取水的,一片忙碌……



马帮人的技能: “马语马调”

马帮人在长期实践中练就了一套特殊技能,他们能用口哨、吆喝向骡马发布命令,行话称“马语”。如口哨就有解闷、喂水、吃草、压惊四种,又如吹奏无字乐曲,既协调了人畜间的合作,又让骡马得以轻松和人亲近的感受。吆喝,亦有腔有词,极富音乐感,如“喂—”示停;“驾—”示走;“嘘呼—”示饮水等等,为赶马人专用语。马帮每到一地,都有自己熟悉的店家,他们称之为“客主家”,意思是到家了,在那里马帮的人可以将货物与马交给主人家,放心地休息。马帮有很多自己的“隐私”(行语),外人一般不知其意。

赶马人为解除长途疲乏,慰藉孤寂单调的生活,都能哼唱即兴创作的赶马调。赶马调由上下两个乐句组成,形式独特,有四个调类:行路歌,借物抒情;盘调,以洞途地名、风光名胜、风土人情一问一答数唱;喊路调,在独路险路上唱,意在通知对方让路;曲调高亢粗犷;怀古调,在住宿地演唱的叙事长歌,曲调优美。“马语”和赶马调,是马帮文化的重要内容。

民国初期 进藏的 马帮

马帮,就是按民间方式组织起来的一群赶马人及其骡马队的称呼。面对险恶而随时变化的环境、生死与共特殊的生存方式形成马帮自己严格的组织和帮规。茶叶、皮毛、布匹是他们运输的主要商品。一般马帮一上路,就是五六十匹骡马,有势力的大马帮要到上百匹,而且人人佩枪,个个强壮剽悍,土匪看到他们也会远远地躲开……本期《青海视野》就给大家讲述民国初年唐蕃古道上马帮的故事。



能干马帮的人必须具有冒险精神

茶马古道马帮所经历的冒险性是人所共知的,他们身上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他们的冒险精神。哪怕在今天,那些职业探险家所谓的壮举,跟当年茶马古道上的马帮生涯相比,也会黯然失色。

马帮们几乎是以自己的生命去冒险。这种冒险体现在三个方面。一是生意上的冒险。马帮大多活动在现代商业社会远未成熟的时期,法律并不完善,在许多地区简直同虚设,马帮要做的每一笔生意,都有着极大的风险,加上政治局势的极不稳定,更增加了这种风险。有的人固因为马帮贸易而兴家发财,但更多的人干了一辈子甚至几辈子,仍然一无所有。

二是面对严峻的大自然的冒险。马帮运行的茶马古道各条线路,自然环境都非常危险艰苦,风霜雨雪,大山大川,毒草毒水,野兽毒虫,瘟疫疾病,随时随地都能置马帮于死地。绝大部分时间的野外生活,对任何一个赶马人和马锅头都是严峻的考验。不知有多少赶马人和马锅头就这样弃尸荒野,死于他乡,有时甚至连收尸的人都没有。

有些脚夫通晓各民族语言

湟源于1921年前后有3家藏客首批进藏经商。1931年以后,藏客队伍不断扩大,先后有忠兴昌魏耀邦、富商车虎臣、东科寺克主老爷、祁本子、谢敖哥、李育春、马英庵、马景廷、李富成、梁蜀臣、鲍发祖兄弟、沈永孝兄弟、沈良、陈生保、李泰来、杨发旺、吉令德、安兴海、林子平、胡生瑞等相继进藏贸易。

不论多么漫长的路途,马帮都要一步步走过来,上路后,每天都要起大早,路上要生火做饭,中午和下午要上驮下驮,要搭帐篷,晚上睡到半夜还要爬起来看看放在山上的骡马跑远了没有,是不是安好。光每天的上驮下驮对赶马人来说就

是一项艰巨的工作,一个人要把十多匹骡马所驮的几百斤货物抬上抬下,一天两次,甚至更多次。每天不管多苦多累,首先要服伺好骡马,一日三餐,赶马人都要先让骡马吃好,最后才轮到打发自己。

由于马帮的各项工作完全靠赶马人分工合作,所以每个赶马人都必须要具备全部赶马人应该具备的本事和能耐。他们不仅要懂四时节令、天气变化,要能辨别方位道路,通晓各民族语言,而且要识骡马的性情,要会各种马帮所需的技能,诸如算帐识货,开枪打仗,支帐做饭,砍柴生火,识别野菜野果,上驮下驮,钉掌修掌,找草喂料,乃至医人医畜。

马帮与商家有着 很好的合作关系

马帮大多数时间是在野外度过,在那里他们举目无亲,有时候谁也帮不上谁,哪怕同一个马帮里的人,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,生存劳作完全得靠自己,懒惰的人根本就无法在马帮里混。马帮是一个商业运作的群体,他们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,同时他们也要与别的形形色色的人来往打交道,为了自己的生存,也为了生意上的需要,他们都有着很好的宽容、亲和与合作的精神。

马锅头与赶马人组成马帮,多以家族、民族、宗教、乡邻、伙伴等关系为纽带,因此,赶马人与马锅头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密切,行动容易协调,运输效率也就比较高了。马帮与各家商号之间,也存在着互利互助的关系。有的马锅头经过自己的努力,积累了一定资金,然后有了自己的商号,有了商号以后,更得力于马帮的支持。例如,青海的大多数商家都是靠赶马帮起家的。所以,马帮与商家就有着很好的团结合作关系。

在马帮自身内部,由于大家结成了一起行动的马帮,同吃一锅饭,同睡一顶帐篷,一年四季一天到晚形影不离,马帮的利益就是大家的利益,就是每个人的利益,因而相互之间更是亲如一家。

遇到别的马帮的人或骡马病了,都要全力给予帮助。碰到路断了什么的,就一起合力去修。缺了粮食、草料什么的,也会相互接济一下。争抢道路,争抢草场,争抢顾客货物,只会两败俱伤,对谁都没有好处。那是常在路上的马帮最为忌讳的。

马帮在交易中 特别看重声誉和信用

跟旧时那些地方军阀相比,马帮更像一支训练有素、组织严密的军队。每次运输上路,马锅头、赶马人和骡马们各司其职,按部就班,井然有序地行动,该走就走,该停就停。马帮不仅有严格的规矩,如赶马人要绝对服从马锅头的指挥,等等,而且十分讲信誉、守信用。这也是他们生存发展的必需。在他们那里已经初步具备现代商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。

尽管马帮是一种民间运输团体,但它毕竟是一种商业组织,他们的运作已经是一种商业行为。每次货物运输,他们的责任都十分明确,而且落实到每个人的头上。马锅头要负责全局,要完好无损地保证货物运抵交接,到了目的地,一样一样由商号清点验收,管的很严;赶马人负责照看归他管理的骡马,每头骡子,每样货物,都要负责到底。要是出了什么纰漏,做了什么手脚,下次就没有饭碗了。只有好好做人做事,才有人请你。所以马帮特别看重信誉信用,真要有何意外,哪怕自己吃亏贴进去,也要保证客户的利益。

马帮之所以能够这样,一方面有赖于传统伦理道德,另一方面,这一道德基础又与茶马古道沿途边远山区淳朴无欺的民风融为一体,使之得以维持。

由于并非处于法制社会,马帮的经营几乎完全靠的是信誉和信用,马锅头从来都是说一不二,十分干脆果断,而且说到做到,绝无戏言。只要预先交付一点定金,他们就会尽心尽力完成运输任务。这已成为他们的铁律。

历史已经证明,茶马古道原本就是一条人文精神的超越之路。马帮每次踏上征程,就是一次生与死的体验之旅。茶马古道的艰险超乎寻常,然而沿途壮丽的自然景观却可以激发人潜在的勇气,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。历史让人感叹唏嘘,那时的马帮精神,成为振兴和繁荣一方经济的重要力量……

